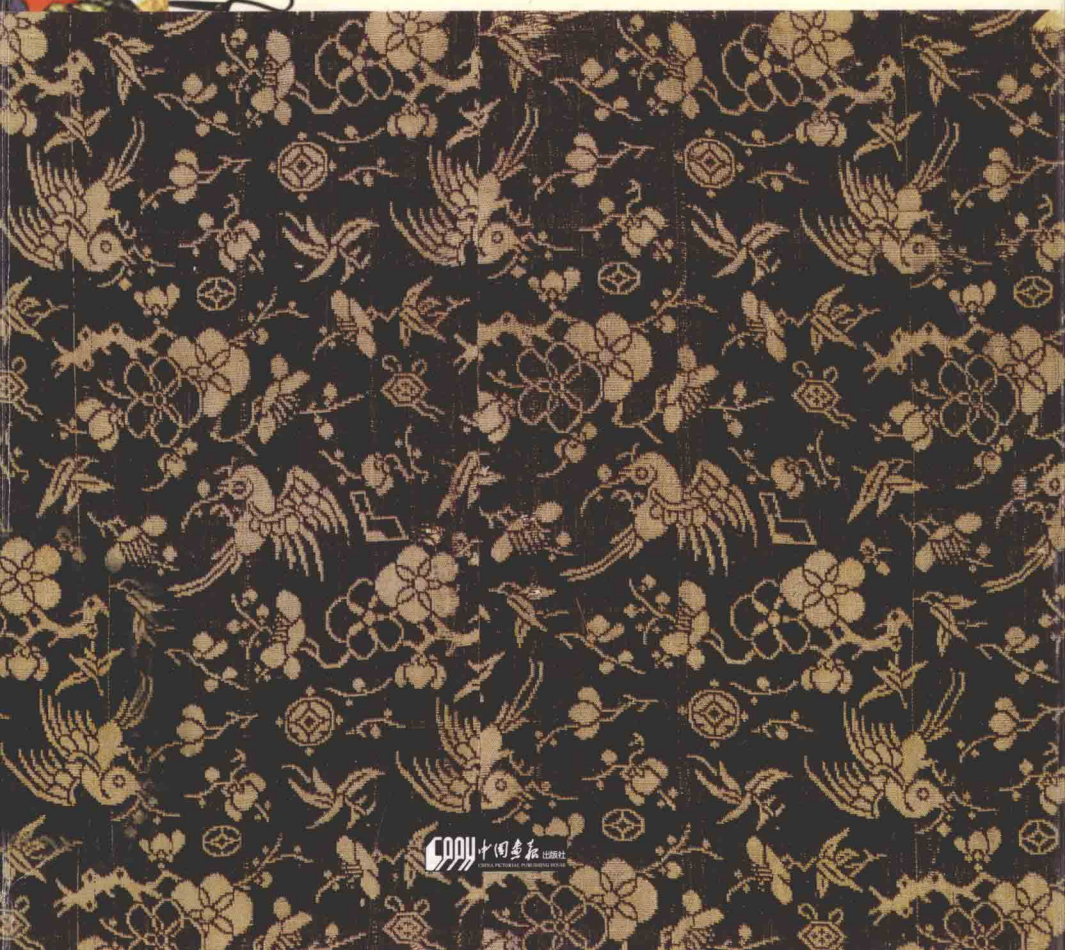


〔清〕沈复 著 欧阳居士 译

浮生六记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插图全译本)



昔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聘翠為鴈虎女。
 因慈忽至曰：「余亦有虎丘之好，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君。」
 因請吾母先行，嗣子虎丘半塘相陪。
 拉余至冷香窩，兄冷香已半老，有女名慧因，瓜期未破，年方五五。
 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



余忆童稚时，
能张目对日，
咤然视之。

见藐小之物，
必细察其纹理，
故时有物外之趣。

夏蚊成雷，
私拟作群鹤舞空，
心之所向，

则或见或百果然鹤也。
昂首观之，项为之强。

又留蚊于素帐中，
徐喷以烟，
使其冲烟飞鸣，

作青云白鹤现，
果如鹤唳云端，
怡然称快。

于土墙凹凸处，
花台小草丛杂处，
常蹲其身，

使与台齐，
定神细视，
以丛草为林，

以虫蚁为兽，
以土砾凸者为丘，
凹者为壑，

神游其中，
怡然自得。

怡然自得。

怡然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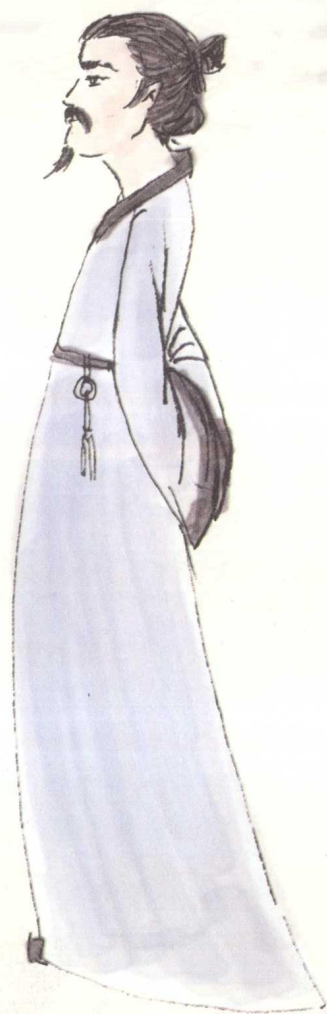
怡然自得。



及长，爱花成癖，喜置盆树。识张兰坡，始精荔枝养节之法，经博接花盘石之法。
 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消进入清者不可多得。
 兰坡临终时，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皆肩平心阔，茎细瓣净，可以入清者，余珍如拱璧，
 值余暮游于外，未能亲为灌溉，花叶颇茂。



余暇暮三十年來，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與滇南耳。
 惜乎輒蹄征逐，處處隨人，山水性情，云烟過眼，不遑領略其大概，不能探賸尋幽也。
 余凡事喜括出己見，不屑隨人是非，即沅澧而論，莫不存人諍我，人亦我取之意，故名牘所在，費手心得，
 有名牘而不覺其佳者，有非名牘而自以爲妙者，聊以平生歷歷者記之。



(插图全译本)

浮生六记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清] 沈复 著 欧阳居士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六记 / (清) 沈复著; 欧阳居士译.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80220-914-5

I. ①浮… II. ①沈… ②欧… III. ①古典散文-作
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1782 号

浮生六记

出版人: 田 辉

著 者: (清) 沈复 / 著

译 者: 欧阳居士

责任编辑: 梅 逸

编辑助理: 李 媛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开 本: 32 开 (880mm×1230mm)

印 张: 6.2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914-5

定 价: 19.00 元

序言

沈复（1763-1825年），字三白，号梅逸，清乾隆二十八年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沈复其人，工诗画，善散文，但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他既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也不是知名的文人墨客，他终身以游幕、经商、作画为业，浪迹天下，常年生活在社会底层，故此，其文章风格有着比较深刻的现实主义色彩。

关于本书的成因，据史料记载，当是如此：嘉庆十三年（1808年），因为得到幼时好友石韞玉的举荐，沈复在赴琉球的使团中谋得一职。在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的海上旅途中，在生与死的体验中，沈复回忆起自己过往的人生，不禁产生了“浮生若梦”的感慨，于是挥笔写就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在开卷之初他便这样写道：“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事实上，这正是《浮生六记》得以问世的缘由。

一般来说，凡是伟大的作品大多能去沙存金，为人传诵，而这本书能流传下来堪称幸运。据俞平伯先生在《浮生六记年表》中记载，本书应是写成于清嘉庆戊辰（1808）年或稍后，当时只有作者的手稿，并未刊刻出版，所以不为世人所知，如果不发生意外，这本书很可能就此湮没无闻。但令人惊讶的是这部手稿却奇迹似的保存了半个世纪，直到清代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它，并慧眼识珠，将其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并最终于1877年以活字版发行于世。此后，本书风行一时，多次印刷，有诸多版本，受到众多的欢迎和追捧，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拥趸。



《浮生六记》共六篇，故名“六记”，可惜，现在已遗失其二。文中，作者沈复以简单而又生动的笔调描述了他的爱情故事、人生变故、闲情逸趣、浪游快记等，其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与众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性格特征和审美趣味。对于此书，许多学者都曾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其中尤以林语堂与俞平伯两位先生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林语堂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将主人公之一的陈芸称为“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将《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扬；俞平伯则赞美该书道：“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总之，对于《浮生六记》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得风气之先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之作，是热爱古代文学的读者不可错过的一部杰作。

本次我社的重版，汲取各家所长，在译文上更适合现代读者阅读，并且对于前四篇真品做了颇为精当的点评与赏析，非常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这部作品。此外，在附录部分，我们收录了伪作《中山记历》与《养生记道》以及林语堂、俞平伯两位先生关于此书的两篇序文，希望读者朋友可以参考阅读。

目录



❖ 卷一 闺房记乐 / 011

译文 / 026 赏析 / 045

❖ 卷二 闲情记趣 / 049

译文 / 057 赏析 / 069

❖ 卷三 坎坷记愁 / 071

译文 / 085 赏析 / 105

❖ 卷四 浪游记快 / 107

译文 / 129 赏析 / 158

附录一 伪作两卷 / 160

附录二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 192

附录三 重刊《浮生六记》序 / 195

附录四 《浮生六记》年表 / 197



【卷一】

闺房记乐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

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

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

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已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

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姬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已揭，相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廿二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搏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

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姬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姬在旁促卧，令其闭



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曦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坠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中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



宴客处也。稟命吾母，携芸消暑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①为令。自以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余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宕，三苏取其辩，他若贾董策对，庾徐骈体，陆贽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

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

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

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

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芸笑曰：“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时感于怀，未尝稍释。”

余曰：“何谓也？”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

芸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相与大笑。

①射覆：所谓射覆，就是在瓿、孟等器具下覆盖某一物件，让人猜测里面是什么东西，猜错了就要被罚酒。



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

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为最。”

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

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拘多礼。偶为之披衣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余始厌之，曰：“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芸两颊发赤，曰：“恭而有礼，何反言诈？”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虚文。”芸曰：“至亲莫如父母，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戏之耳。”芸曰：“世间反目多由戏起，后勿冤妾，令人郁死！”余乃挽之入怀，抚慰之，始解颜为笑。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

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见之者。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继成不期然而然。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斯言诚然欤！

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

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几，烛烬月沉，撤果归卧。